



世界文學名著


鄉 村 求 愛

蕭 伯 納 著
黃 嘉 德 譯

A VILLAGE WOOING

By
BERNARD SHAW

Translated by
HUANG CHIA-TEH





世界文學名著

鄉村求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S2142.1)

世界文學名著 鄉村求愛 一冊

A Village Wooing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Bernard Shaw

譯述者 黃嘉德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所 印 *
* 有 必 *
* 究 *

徐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六一號審查證

二八〇三上

德

第一次談話

遊樂船巴達貢尼亞皇后號 (Empress of Patagonia) 的憩息甲板。甲與丁各據一隻甲板椅。甲是一個不上四十歲的文學紳士，面色蒼白，戴綠眼鏡，長着一叢柔軟的黑鬍子，穿了一套白絲的熱帶衣服；他正在寫東西，不願受人家的打擾。丁是一個漂亮而不貴族化的青年女人，書剛看得厭煩。她已脫好衣服預備沐浴，但還很謹慎地用一件不大華麗的外套蔽着身體。

丁 對不住。你能告訴我現在幾點鐘嗎？

甲 (冷淡地) 十一點。

丁 我的錶是十點半。

甲 船上的鐘已經於昨晚撥快半小時。我們正向東開行呢。

丁 我總覺得把錶撥快了使航程更有趣味。

甲 我很喜歡你那麼容易發生興趣（他趕快繼續他的寫作。）

丁 侍者再過半點鐘就會送湯來了。我還以為我們要等一個鐘頭呢。

甲 我總不吃湯的。吃湯打斷我的工作。

丁 你爲甚麼終日工作呢？一個人不是到遊樂船上來工作的吧，對嗎？

甲 工作是我唯一的快樂。

丁 啊！那不是明達的話，對嗎？我看見你總坐在那裏寫作，永不娛樂，甚至於也不嘗一滴湯，心裏真覺得難過。你應該站起來玩玩甲板鐵環戲：你玩過就會覺得非常舒服。

甲 我覺得十分舒服，謝謝你。而且我討厭甲板的遊戲，尤其是甲板鐵環戲。在甲板上擊這些傻東西，破壞了船上的安靜。

丁 啊！原來如此。這便是你揀甲板這一邊的原因了。我常常覺得不明白。

甲 你在過去兩星期中已經遊覽過那波爾（Naples），雅典，埃及，與聖地的無價之寶的古蹟。請你在湯還沒有送來的期間想那些東西吧。

丁 我對地理總不大有興味。現在我們在那裏呢？

甲 我們在紅海裏。

丁 但海水是藍色的。

甲 你以為是甚麼顏色的呢？

丁 唔！我不知道這一帶的海水該是甚麼顏色。我總以為紅海的水是紅色的。

甲 不是。

丁 黑海的水不是黑色的嗎？

甲 它剛和馬給特 (Margate) 的海水顏色一樣。

丁 (熱心地) 啊！我很喜歡你知道馬給特。在適當的節季裏，沒有一個地方像它那樣，對嗎？

甲 我不知道：我沒有到過那個地方。

丁 (失望地) 啊！你應該到那裏去。你可以拿它寫成一本書呢。

甲 (戰慄，歎氣，假裝寫得很努力。)

停一會。

丁 我不知道他們爲甚麼叫它做紅海。

甲 因爲他們的祖宗這樣叫它。你爲甚麼叫美國做美國？

丁 因爲它是美國啊！你要用甚麼別的名字叫它呢？

甲 啊！隨你要叫它甚麼好了，親愛的女士；但是我須在午餐前寫五百字；如果我和你談話，我便寫不成功。

丁（同情地）是的，須和人家談話真討厭啊，對嗎？啊！這倒使我記起來了，我有一些真有趣味的事可以告訴你。我相信住在我隔壁的男人打他的老婆。

甲 我自己和他的感想也有點像。有些女人會激得男人打她們。

丁 我可以爲他說一句話，這種事總是她激起來的。

甲 無疑的。

丁 我恨嘔嘔不休的人，你不恨嗎？

甲 你做女人的有說最後一句話的特權。請你使用這種特權，不要把一切的話都用問句結束。

丁 你真有趣！

甲 我有趣嗎？我一生不曾覺得比現在更沒趣。

丁 我完全不了解你。我通常是頗善於分析人的性格的；但我對你真覺得莫名其妙。

甲 我不是到這裏來給人家分析的。你不是到這裏來分析人家，而是來享樂，依你所付的代價而享樂。甲板網球，甲板鐵環戲，推移板遊戲，高而夫球戲，擊撞球戲，游泳池，健身房，一切都歡迎你。

丁 我不會玩這些遊戲；況且，它們都是很傻的玩意兒。我倒情願坐着談天。

甲 那麼做做好事去和別人談天吧。我沒有談天的工夫。我須在船上工作賺錢的。

丁 你說的話甚麼意思？在船上工作賺錢？你也不是船員。

甲 不。我在船上過着朝不保暮的生活，給查底指南的馬哥波羅叢書 (Marco Polo Series of Chatty Guide Books) 寫東西呢。如果我一天寫不上兩千字，我便破產了。要是你強要和我

談天，我就寫不完。

丁 你是說你正在寫一本關於這次旅行的書嗎？

甲 我正在試寫——在很大的困難下。

丁 我也在書裏嗎？

甲 （兇惡地）你也在書裏。

丁 多麼令人興奮啊！我從來不曾給人家寫在書裏。請你把書中關於我的部分念給我聽，好嗎？

甲 當這本書出版時，你儘可稱心樂意把它痛快地讀一下。

丁 但我請你不要把我寫錯了。你究竟知道我的甚麼事呢？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把我的
一生事蹟告訴你。

甲 天啊！請你不要。

丁 啊！我不怕人家曉得的。

甲 顯然的。如果你怕，或如果這是頂沒有趣味的，你一定不想向陌生人講。

丁 啊！我永不會把你當陌生人看。我們現在同在一條船上，不是嗎？而且多數人會以爲我的
一生是有許多風流艷事的。你真的不喜歡聽嗎？

甲 不，我告訴你，不。我要風流艷事時，可以自己杜撰的。

丁 啊！或者你會以爲它不很驚奇。但我卻喜歡講。你也許以爲我既然穿得這麼考究，又作這麼奢華的旅行，一定是個受過教育的女人吧。但我並不是受過教育的女人。

甲 我始終不以爲你是受過教育的女人。

丁 但你怎會知道呢？你怎樣找出來？

甲 我沒有找出來。我知道的。

丁 誰告訴你？

甲 沒有人告訴我。

丁 那麼你怎樣知道的？

甲（生氣地）我怎知道鸚鵡不是極樂鳥呢？

丁 他們不同啊！

甲 你說得正對。

丁 不錯，你瞧。但是如果你在三等火車裏碰見我，你會以為我是那種人呢？

甲 我一定不注意到你。

丁 我猜你一定會注意我的。我也許不是美人；但當我走進火車裏時，每個男人都向我看一看。

甲 我不是每個男人。每個男人以為走進火車裏的每個女人都是夢想中的女人。但她總給人失望。

丁 女人也是那樣，不是嗎？如果你是女人，你就知道了。

甲 我是女人，你是男人，只有一個小小的異點，除特殊的場合外，是沒有關係的。

丁 啊！多麼大膽的話啊！我永不能使我自己相信這話。當然，我知道男人有其弱點和脾氣；但

無論如何，你可以由男人得到一些不能由女人得到的不可思議的東西。你以爲然嗎？

甲 沒經驗的男人以爲你可以由女人得到一些不能由男人得到的不可思議的東西。因此社會上有許多不幸福的婚姻。

丁 你結過婚嗎？

甲 我是鰥夫。你呢？

丁 啊！這是你向我發問的第一次。我們還談得下去，對嗎？

甲 不，我的工作做不下去呢。

丁 你是個智識份子，不是嗎？

甲 你知道你所說的智識份子是什麼嗎？

丁 這不過是說，你把我當做和獸子不相上下的人，而你自己從前大約是個壞男子。

甲 你說的兩點都很對。

丁 我早就這麼想的。

甲 那麼我現在可以繼續我的工作了嗎？

丁 隨你的便。我並不在妨礙你。

甲 謝謝你。（他繼續寫作。）

停一會。

丁 你要介紹甚麼書給我讀，使我的思想進步呢？

甲 （憤怒地嚷起來）侍者！

丁 啊！你現在不該麻煩侍者。他忙着拿湯呢。

甲 我要他把我的椅子搬到這條船的最盡頭。

丁 我常常說在那盡頭帳篷下的空氣較新鮮。我也移過去可以嗎？

甲 如果你再窘迫我，我就要跳到海裏去。你不知道我要獨自個兒工作嗎？你不知道你的饒

舌妨礙我的工作嗎？

丁 （同情地）你不要談話時，有人不停地和你談話是很討厭的。但當你要談話而他人不

要時，也是同樣地糟糕，不是嗎？

甲 這船上共有三四百人。你不能找一個和你一樣貪談無厭的人嗎？

丁 但我們都要投合人家的，對嗎？

甲 不過不要使彼此吃虧。你此刻並不投合我，你正弄得我發瘋。

丁 我的父親從前常常說：「男女總是弄得彼此發瘋。」

甲 這話聽來頗有文學意味。你的父親是個文人（a man of letters）嗎？

丁 是的，我想他是的。他是一個信差（a postman）。

甲 一個甚麼？

丁 一個信差，一個鄉村的信差。

甲 哈哈！哈哈！

丁 那有甚麼好笑？

甲 我不曉得。哈哈！信差的女兒有成熟的紅脣；牛油和雞蛋和一磅牛乳酪！哈哈！

丁 我很喜歡，因為我使你覺得有趣。但我以為你笑我的父親是不大有禮貌的。

甲（拘泥禮節地——回復原狀）你說得不錯。我很鹵莽。但在我看來，一次痛快的笑值一百鎊。我覺得我和從前不同了。原諒我。你瞧，你援引你父親的一句話——差不多是警句——由這看來，他一定是個天才。

丁 他是天才。他有走路的天才呢。

甲 甚麼天才？

丁 走路的天才。他做孩子時獲得小兒徒步競賽的錦標。而且你相信嗎，我的母親是好留在屋裏的人，她埋怨她須出去買東西。自從我們裝了一架電話之後，她就不曾出過門。

甲 那就怪了。她既然不會出門，而他又不在家，家庭裏該是很安靜了；但以他那「男女弄得彼此發瘋」的話看來，情形倒像是相反的。

丁 情形是相反的。她總埋怨說她太孤獨；而他總叫她多做一些健身運動。當他們不為這事爭吵時，他們就為我的事情爭吵。他們對我抱着很大的志願。我的母親要我在大家庭裏做客廳侍

婢。但是我的父親要我做電話接線生。他說在大家庭裏沒有發達的希望，在電話機關裏做事情有偉大的前途。

甲 你呢？你自己沒有志願嗎？

丁 啊！我要幹一些浪漫希奇的事，像馬戲班裏的賣藝者。

甲 結果如何呢？

丁 我在村店裏當起助手和電話接線生來了。

甲 村店助手與電話女郎——

丁 電話接線生。

甲 對不住，電話接線生，她們賺的錢夠坐遊樂船過遊世界嗎？

丁 不夠。我在一次報紙競賽裏得到頭獎。我的母親要我這筆款子貯蓄起來；她說這會幫助我找到一個勤儉的丈夫。我的父親叫我乘這機會把它全數用光。他說：『你一生一世將過着窮困的生活；但現在你有機會可以在四個月中過一年花五千鎊的生活。』他說：『你不要交臂失之。』

嘗嘗這種生活的滋味。」他說：「任情享樂一下，因為你一旦有這種經驗，人家便不能向你剝奪了去。」他的意思是勸我作徒步旅行，在最好的旅館過夜。但我選擇輪船旅行，因為較時髦，而且又可以看見較多的人。況且，我可以在甲板上盡情徒步。在這次旅程完畢之後，我便空着袋兒回到村店裏去。

甲 他們在這裏已經知道你不是上等女人嗎？

丁 美國人不曉得怎樣分別，他們以為我這電話接線生式的談話是貴族化的呢。英國人橫豎是不和人家交談的。而且許多英國人剛和我一樣。

甲 你過着一年五千鎊的生活，覺得怎樣呢？值得嗎？

丁 新奇的事物沒完畢時便值得。你在家裏時，天天做同樣的事情覺得很厭煩；同樣的地方，同樣的面孔，同樣的生活。當你得到假期時，你搭上一列擁擠熱鬧的遊覽車到海邊去，把你自己弄得又疲乏又痛苦，正因為這是一種不同的生活；爲過一過不同的生活，你是情願作任何犧牲的。但我在這裏終日過着不同的生活，結果倒覺得有個安定的家庭和着實的生活是再快活，也沒有的。

了。我不懊悔回家去，到店裏坐在電話機旁工作去。我有時覺得真像一條迷途的狗，有時覺得把金錢浪費得太癡愚。我恨浪費金錢。

甲 那是你性格上非常動人之一點。我的老婆從前常常浪費我的金錢。如果你保存這一點，你立刻有結婚的希望。

丁 啊！已經有好多人向我提過婚事。但你知道，當你在一個乾淨高尚的工作上生活慣了時，做起窮人的老婆是很可怕的。我看見過許多伶俐快活的少女因結婚而變成醜態老醜的奴婢。

甲 不要怕醜態。我的工作是在乾淨的工作；但我常常希望得到一種醜態的工作可以磨練我，使我保持健康。女人太喜歡乾淨的職業了，她們使她們的兒子做事務員，其實他們做濬河工人，倒可以較強壯，賺較多的錢。我願我不是寫旅行指南的人，而是一個濬河工人。

丁 那麼，甚麼東西阻攔你呢？

甲 我沒受過手工勞力的訓練。半小時的勞力就會使我覺得活不如死。濬河工人做我的工作五分鐘就會宣告罷工。我僅是一架寫作的機器，正如濬河工人是一架挖掘的機器。

丁 我以爲這個世界安排得不大對，你說是嗎？

甲 我們須安於這個世界的現狀。安排得不對的，倒是我們呢。

丁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我想我不該阻礙你的工作。

甲 你的意思是說侍者終於送湯來了嗎？

丁 現在是十一點半了，不是嗎？

侍者捧着湯出現了，先遞給丁，丁熱切地接過來；後遞給甲。

甲 不要，謝謝。我不吃湯。

他不被煩擾地埋在工作裏。

她埋在湯裏。

第一次談話

一個晴朗的夏天早上，在惠爾特郡高地（Wiltshire Downs）的一間村店與郵局裏，櫃檯的大部分做普通交易之用；但有一邊留起來，安置欄杆，處理郵政事務。店裏安放兩隻供顧客坐息的椅子。售賣的貨物有石瓶裝的薑啤酒，牛乳朱古力糖片，糖菓的玻璃瓶，裝着（除他物外）糖杏仁，都擺在櫃檯上；牛乳酪，牛油，與何維士麵包（Hovis bread）弄得好好地，隨時可以稱量；在櫃檯的前面，地板上放着一袋蘋果，椽上懸着一些線製的袋兒。

丁（看不見）Th-ree ni-nnn（三九）對不住，沒有這個號數。你要找誰說話？拜爾士醫生？One fi-fff（一五）你講完了。

甲 走進來。他穿着徒步旅行的服裝，帶着手杖和帆布背囊，但不著短褲，而穿裁製合度的褲子（不是騎馬褲。）他看見沒有人招呼他，拿着手杖在櫃檯上大聲地敲着。丁走出來。

甲 我要買一包牛乳朱古力糖——

丁 多謝。

甲 (續下去)——兩隻硬蘋果——

丁 多謝。(她走出櫃檯，向袋中取蘋果。)

甲 (續下去)——一磅四分之一的赤達牛乳酪——

丁 多謝。

甲 不要打斷我的話。你可以等到我說完時，再表示你對這番交易的謝忱。一磅四分之一的你們最好的牛油，何維士麵包一小個，兩辨士的糖杏仁。

丁 還要別的甚麼東西嗎？

甲 不要，謝謝你。

丁 多謝。(她走回櫃檯裏去割量牛油與牛乳酪。)

他坐下看她很敏捷而安閒地工作着。

甲 你們賣籃子嗎？

丁 我們甚麼都賣。你買個線製的袋兒不是更好嗎？它用起來便當得多；它空着的時候差不多甚麼都裝得進去。

甲 線製的袋兒是甚麼？拿一個給我看看。

丁 （走出櫃檯，把袋兒拿下來）這是頂便宜的。或者你要買一個質地較好，裝着拉齒鏈（zip fastening）的？

甲 我決不要。我得麻麻煩煩地開它關它，又須擔心着，不知它要開或要關，而我一點賠償的利益也沒有。

丁 那剛和你一樣。你一些也沒有改變。

甲 你說的話甚麼意思？我在這店裏還不上兩分鐘。我在這時間內爲甚麼必須改變？

丁 對不住：我不該提起這點。你要買一個線製的袋兒嗎？

甲 我要買。

丁 多謝。要我把你所買的東西都裝在袋裏嗎？

甲 當然。你想我買它還有別的用處嗎？你們有酪乳嗎？

丁 對不住。我們不賣這東西。

甲 有薑啤酒嗎？

丁 有。我們有一種本地釀造的很好的薑啤酒。

甲 裝一瓶進線袋裏。

丁 多謝。

甲 你一天說幾次多謝呢？

丁 視交易的次數而定。

甲 如果你不介意，請你不要再對我說這句話。它使我討厭。

丁 它開頭也常常使我討厭。但我現在已經慣了。

甲 你們有這鄉村的旅行指南嗎？

丁 對不住，沒有。禮拜堂裏有一種小冊子，是牧師寫的。你要放兩個辨士入箱裏，才可以得到一本。對不住；朱古力糖有兩辨士的，六辨士的，和一先令的。你要買那一種的？

甲 不享樂的便是可憐的人。我要值一先令的。

丁 多謝。

甲 不要說。

丁 對不住，這不是我的錯處。我不假思索地說出來，正如你按着電扭一樣。

電話的鈴聲響起來。

甲 有人按電扭了。

丁 （在郵局的部分隱失了去）甚麼號數？白廳一二一二。我會打電話給你。白廳一二一二。是的（她又出現了）那是警察局打來的。

甲 你不必向我報告。我不是他們所要捉的犯人。

丁 啊！並不是甚麼犯人。無線電播音說有一個人失蹤了。你知道這一類的事情吧。一月一日

在他的家裏失蹤。最後一次有人看見他坐在巴達貢尼亞皇后號的甲板椅上和一個女人談話。患喪失記憶力的毛病。

甲 多麼奇——（電話又響。）

丁 對不住（她隱進去了。）你接白廳的電話講完了。（她又出現。）

甲 你說了一樁非常湊巧的事。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今年一月我正坐在一條名叫巴達貢尼亞皇后號的輪船的甲板上，而且正和一個女人談話——或者還是說她向我談話吧。那個女人話說得多麼多啊！

丁 你患喪失記憶力的毛病嗎？

甲 決不。我不會忘掉甚麼。

丁 啊！那麼不會是你，對嗎？

甲 呀！對嗎？那個女人說起話來總用對嗎？不是嗎？結束，因此你依普通的禮貌不能不答她的話。你當心不要採用那個詭計，否則你有一天會給人家殺死。

丁 有的人是那樣子。那種人常常有橙黃色的眼睛（或無論甚麼顏色的眼睛）你注意過她的眼睛的顏色嗎？

甲 沒有，我從來不注意那一類的事情。我不是偵探。使我有印象的是人的性格；我不能把她底頭髮的顏色或鼻頭的樣子告訴你；但我可以告訴你，她是一個頂可怕的討厭東西。我所買的東西一共要多少錢？

丁 線袋六辨士，朱古力糖一先令，共一先令六辨士。薑啤酒——

甲 不必向我算細帳。總共十先令夠嗎？

丁 啊！當然夠的。你對金錢不該那麼隨便。

甲 （取出一張國庫證券）不要講道說教。拿去，賸多少錢找還給我。

丁 讓我算一算。十八辨士加上薑啤酒四辨士，共一先令十辨士，不是嗎？

甲 我會否認嗎？

丁 牛乳酪三辨士，共兩先令一辨士；牛油六辨士，共兩先令七辨士。蘋果至少須買一磅；你買

一磅蘋果不是更好嗎？

甲 一磅有幾只。

丁 三只。

甲 我一次至多吃兩只蘋果。算我買一磅吧；賸下一只你自己留起來吃。

丁 啊！算三辨士兩只吧，那麼一共是兩先令十辨士，不是嗎？

甲 我不知道。

丁 何維士麵包兩辨士半。共三先令半辨士。你有一個半辨士的銅幣嗎？免得找回值五辨士的半辨士銅幣？

甲 我恨半辨士的銅幣，我總把它們拋掉。等一等。我有一個。叟。

丁 多謝（把他的找頭一個一個遞給他）三，四，五，七，六，十。多謝。

甲 （把找回來的錢放在衣袋裏，但還舒服地坐着）你終日在這村店裏說多謝，難道不覺得很無聊嗎？

丁 你無論在那裏天天總是做同樣的事，不是嗎？忘掉它的唯一方法是住在同樣的地方幹着同樣的工作。那麼你就永不必去想它。在這裏生活的人都是如此；而他們活得那麼長命，八十歲不算甚麼一回事。我的祖父到今年八月就是一百零二歲了。這是因為他永遠不必憂慮他所要幹的事情或所要去的地方。他祇在夢想又夢想。這便是快活與長壽的唯一方法。

甲 但是如果你的夢想中祇有一個鄉村，那一定是頗爲乏味的。給你在一間只有一隻椅子的房裏生活怎麼樣。

丁 如果你只有一個屁股，你除一隻椅子外還要甚麼呢？上邊城堡的大客廳裏有三十六隻各式各樣的椅子；但弗魯賓夫人 (Lady Flopping) 不能坐一隻以上的椅子，對嗎？

甲 (指着那隻空椅) 我可以提議請你坐在那隻椅上談嗎？

丁 (坐下去) 多謝。

甲 我希望我不阻礙你的工作。當你要工作的時候，沒有比給人家纏着談話更氣死人的事。

丁 談話是村店中工作的一部分。

甲 告訴我，你看書嗎？

丁 我從前看過旅行書籍和指南一類的書。我們從前賣過馬哥波羅叢書。我真喜歡旅行喲。我做過白日夢，夢到希臘的榮耀，羅馬的莊嚴，及其一切胡說八道（flapdoodle）。

甲 胡說八道！

丁 我想我不該這麼稱呼它；但我到羅馬與雅典旅行的結果確是如此。羅馬與雅典還過得去；但那些古舊的部分已經弄壞了一半；我看不出甚麼和拆爾騰安（Cheltenham）——英國市名——譯者註）的榮耀與莊嚴不同的地方。我很喜歡回到家裏來。我當時多喜歡遇見那個旅行嚮導，和他在月光下的廢墟間漫步，聽他講解古蹟啊！

甲 旅行嚮導！送牛乳者！信差！賣鬆餅的小販！旅行嚮導！失敗的詩人以嚮導爲生，背誦着詩歌的一言片段，使幻夢着的電話女郎戀慕着東方。

丁 電話接線生。

甲 電話接線生不做夢。女郎！黃金的西方底女郎。那可憐的傢伙不會引動你對東方的戀慕。

嗎？

丁 我在小說裏讀到它，在影戲裏看見它。小說和影戲都講到泥醉的酒鬼，酋長，及那種跟他們一塊兒走動的女人。我週遊世界去看現實的情形。那些當然都是美麗的地方；但那炎熱啊！那些蚊子啊！那種氣味啊！旅行只不過破滅了我幻夢中的世界吧了。永遠給我這個鄉村吧。

甲 當你站在一個地方，聽詩人說『停住；因為你正踐踏着一個帝國的塵土』時，你不感到興奮嗎？

丁 你的意思是指嚮導吧。他們把甚麼東西的詩意都弄壞了；而你永遠在應該給他們甚麼東西。如果你夢想帝國的塵土及其一類的東西，你應該去找我們的牧師，引動他講我們那些階石，高地上的塚墓，和那個小丘。他說，我們每一點的塵土都充滿着歷史。我想各處都是這樣。

甲 你結過婚嗎？

丁 沒有。你爲甚麼問呢？難道你有意思嗎？

甲 不要急。我們相識還不上十分鐘呢。

丁 如果我們談了二十年，你以爲你更會認識我多少呢？

甲 你講得極有道理。然而我須再想一想。

丁 人們要是想一想了的話，一定不願意結婚。不管你想得多久，你還得碰碰運氣。

甲 你太着急了。

丁 我已經過了這裏女孩子出嫁的年紀了，雖則我是這個鄉村的首選。這是因爲我把所有的婚議都想了一想。所以我已經立下決心要嫁第一個向我求婚的人，只要他相當地合適。

甲 我給你看來是相當合適的嗎？

丁 我想我也有你那種走正路所必需的常識吧。你是個繆夫，知道女人可以給你甚麼東西。無經驗的男人希望整個地球。

甲 你怎知道我是繆夫？

丁 你告訴我過。

甲 我嗎？我幾時告訴你過？

丁 不要緊，你告訴我過。我曉得你的記憶很壞；但我的記憶很好；所以沒有關係。

甲 慢點。慢點。我還沒做出甚麼可以給你控告破棄婚約的事。

丁 不要怕。我不是那種人。我們在這裏不幹這種不體面的事。

甲 我和你結了婚可以得到一些錢嗎？這間店是你開的嗎？

丁 不。我在一次環球旅行裏把所有的錢用光了。但是華德太太年紀太大，不能做生意了：她現在沒有我便不能做生意。如果你有錢，給她買一張終身年金保險單，她是願把這間店賣出去的。

甲 我不知道終身年金保險單值多少錢。

丁 你可以看惠泰格的曆書 (Whitaker's Almanac)。

甲 這有點糟糕。不知怎樣，我總以為我再結婚時，一定可以和一個有錢的女人結婚。

丁 啊！那一點不適合你。她一定要花錢去交際和旅行。你怎能忍受那種生活？你這個在船上永遠沒和人家談話，不願參加他們的遊戲與跳舞的人！當我們知道你是旅行嚮導——可以說是我們一切夢想中的人——時，我打賭要使你和我談話；我經過萬難才成功的。

甲 你是說我們從前已經見過了嗎？你那次也作環球旅行嗎？

丁 當然。但是你甚麼也沒有注意到。你始終在看書或寫作。世界不爲你而存在。你不曾真真正正地看我。你碰見陌生人是羞怯的，不是嗎？

甲 我絕對相信我永不會在那船上對甚麼女人說過話。如果我對女人說話，她們總想和我結婚。

丁 你瞧，正是如此！在我看見你的一刹那，我對我自己說，『這一類的男人，就可以做我的丈夫了。』縱使你不是旅行嚮導，我也會說這句話的。

甲 甚麼！一見傾心嗎？

丁 呵！不是。如果我跟一個男人發生戀愛，我便不要和他結婚；他能使我多麼悲慘啊。但是有一些東西，我不大知道是甚麼；不過那使我覺得你在屋裏可以過得去；然後我可以跟我所喜歡的任何人發生戀愛，沒有自取愚弄的危險。我想這是因爲你是沈靜型的男人，不追求女人。

甲 你怎知道我不追求女人？

丁 如果你要知道，這是因爲你沒有追求我。你也許不相信；但男人確追求我的。

甲 爲甚麼？

丁 啊！我那裏知道？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但你不願相信，他們花了很多錢買他們不要的東西，只想跑進來看我一眼，和我談一句話。這種生意一年至少做上二十鎊的。

甲 （戴上他的眼鏡，破題兒第一遭注意望着她）我不能叫你做漂亮的女人。

丁 啊！我不漂亮。但我是那種你可以叫做心所願也的合意女人，你不以爲然嗎？

甲 （愕然地）不，我不以爲然。我可以說明一下嗎？我是個文人和紳士。我慣於和高貴的女人往來。這就是說，我慣於在某種十分明白的忌諱中說話，這種忌諱成爲雙方所必需的保障。你不是高貴的女人，你是個鄉下人；但是有人已經教育你——也許是教會或地方當局——教育你到一種程度，使你能夠欺騙不留心不謹慎的旅客。你在電話上的工夫學得很到家，使你有一種出類拔萃的發音的節奏，你會說 *Th-reee fiv-v-v-v-e ni-n-n-n*（三五九，）不說 *theree fauv-dawn*。但是你完全沒有學到一點忌諱。你說你所想到的東西。你把有好教養的女人所隱祕底一

切計畫都宣布出來。你把你的紙牌擺在檯子上玩，不把它們藏在高貴的女人應當藏着的，在袖子裏。

丁 但是，害處在那裏呢？

甲 啊！沒有害處。完全相反。但是我覺得倉卒。

丁 你說的話甚麼意思？倉卒？

甲 倉卒。急迫。被帶到我不想到的地方去。

丁 這把你帶到某地方去的，不對嗎？

甲 不錯；但甚麼地方呢？

丁 這裏。這沒有甚麼神祕。這裏，在一個寂靜的地方，一間村店裏，一樁好買賣裏，這裏有我可以使生意一帆風順，而且可以照顧你。

甲 我可以問『照顧你』一語包括多少嗎？讓我明白這一點。老實說，我擁着一小份產業，我把它變賣了儘夠買一張終身年金保險單給威廉士老太太——

丁 華德。

甲 我相信我的錢儘夠給華德太太和威廉士太太兩人買終身年金保險單，因為她們大約都是上百歲的人了。不過我倒底何必和你結婚，把這件商務弄得錯什起來呢？我可以把你現在的工錢給你——

丁 薪俸。

甲 對不住，薪俸。你將保持你現在的位置，做我的女店員。

丁 商店助手。

甲 對不住，商店助手。然後你可以安排你自己的婚事，讓我安排我自己的。

丁 啊！我將好好地安排我自己的婚事。你儘可放心。

甲 對不住，我加上一句：『讓我安排我自己的。』我對於這點也可以放心嗎？

丁 我們瞧吧！

甲 （憤怒地堅決地）不：你不瞧。

丁 甚麼？

甲 我不知道甚麼。我決不受牽累。我們瞧吧。

丁 對了，我們瞧吧。那麼這是一個契約了？

甲 不，這決不是甚麼契約。當我在半點鐘前走進這間店時，我絲毫沒有買一間村店，或娶一個村女，或有你對我說的甚麼意思。你讀過蜘蛛與蒼蠅的寓言嗎？

丁 沒有；但我從前會唱過一首叫做忍冬花與蜜蜂的歌。

甲 （堅決地）早安。（他向大門走去。）

丁 （拿着那個線袋跟在他的後邊）你忘掉你的東西了。

甲 （拿線袋）謝謝你。

丁 多謝。

她引誘他親吻她。

甲 不要！（他大踏步走出去。）

第二次談話

甲現在是商店的老板，丁是他僱用的助手。在郵局部分相對的櫃檯另一邊安置着一隻書桌。甲坐在書桌邊寫東西。他穿着有黑白點相間的鄉村式褲子，掛着一條帷裙。他沒有著外衣，看起來是個十足的商店老板。丁由郵局的方面走進來，很振作很清新的。

丁 早安，老板。

甲 早安，奴才。

丁 我還沒有開始奴役呢。你已經奴役了半個鐘頭。你倒底幹甚麼工作幹得這麼辛苦？

甲 我正在作我的貸借對照表。

丁 啊！你不必幹這種事。索爾茲巴立 (Salisbury) 的會計師事務員作所得稅統計表時，就會辦這一切事情。你在這村裏不必算帳。想像華德老太太幹這種事！

甲 當我用一張終身年金保險單向華德太太買這間店時，我發見她比我更善於算帳。她該做個放債的人啊。

丁 她是放債的人。她貸一先令，一星期收一辨士的利息呢。

甲 那麼一年的利率一定在百分之四百至五百之間。夏洛克（*Shylock*——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一劇中的猶太放債者——譯者註）一定會自愧不如的。

丁 當你須在店裏賒賣，然後貸錢給顧客來還帳時，那有甚麼好處呢？

甲 華德太太該到日內瓦去。國際財政給她辦來一定毫無困難。

丁 你這話我聽不懂。你反正不必爲一張貸借對照表煩心。會計師將替你辦這一切事情。

甲（他站起來，經過櫃檯走到顧客買東西的地方，且走且很自負地揚着那張貸借對照表）這不是一張會計師的貸借對照表。它是一張魯濱遜的貸借對照表。

丁（跟在他的後邊）那到底是甚麼？

甲 魯濱遜作了一張貸借對照表，把漂流在一個荒島上的利害羅列起來。我漂流在惠爾特

郡高地的一個鄉村裏。我正在作一張同樣的貸借對照表。我提議把現在所寫的都念給你聽。（他坐在顧客的一隻椅上）你可以把我忘掉的東西提醒我。

丁 你念吧。（她坐在另一隻椅上。）

甲 我由貸方的項目開始。

丁 你的意思是說你自己的存帳嗎？

甲 不是，是做鄉村商店老板的生活方法的存帳。

丁 啊老板，你真傻。

甲 這是一句不敬的話。奴才不該對老板說這種話。當我聘你做我的助手時，我增加你的薪俸的默契是我們的關係在你一方面應當是絕對依習俗的，絕對有條理的，雖則我有時會忘形失態。

丁 （站起來）好，你自己可以管你自己的貸借對照表。我要繼續寫電話交換冊了。

甲 你不要做那種事情，要做我叫你做的事情，這是我僱用你的目的。再坐下去（她依他的

話。現在你聽。（他拿起他的文件念起來。）我已經增強我的才能，我的觀察力與數學已大有進步。

丁 你不能用較簡單的字句嗎？那是甚麼意思？

甲 那是說，我從前總把人家給我的錢拿來，不小心地把它計算一下，或嘗試着把它核算一下。我現在會用相當的速度計算核算了。我從前沒有把牛油與雞蛋的等級辨別一下。在我看來，一個蛋是一個蛋，牛油是牛油。我現在用了最大的機巧，作明敏的辨別，以金錢估定它們的價值。我不得不承認說，商店老板比旅行嚮導優越得多，我在這店裏三個月所學到的東西比我在牛津大學三年所學到的還要多。

丁 關於學習的部分我不能相信。但你瞧你的禮貌已經進步得多麼厲害！

甲 我的禮貌！

丁 不錯。何消說得，你在那條船上沉默得一句話也沒有；如果有人走近你，你便像刺猬那麼地縮起來，怕他們不屬於你的階級，沒經過介紹手續就要向你說話。現在聽見你說『早安；保黎爾

太太，我今天有甚麼可以給你効勞的地方嗎？」太太，你看見今天那些花椰菜嗎？一點冰霜都沒有！『我的太太，今天的 sparrowgrass（蘆筍）很好，如果你要一些的話。』使人覺得快活。

甲 我澈底否認我一生曾向有教育的顧客叫 asparagus（蘆筍）做 sparrowgrass 過。當然，當人家愚昧到連他們所吃的東西底名稱也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

丁 橫豎你的禮貌已經進步了，不對嗎？

甲 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的禮貌再也不廉潔誠懇了。

丁 你從前完全不是這樣。你和甚麼人都過不來。現在你可以說是個盡人可夫的傢伙。

甲 世界已經變成一個顧客的世界了。讓我吧這個意思寫起來。（他用鉛筆在貸借對照表的背後寫着）『禮貌要等到大家都是彼此的顧客時，才會普遍地好起來。』

丁 老板，你還不是道地的商店老板。你所要的是找一些聰明的話來寫。

甲 爲甚麼不是？如果你找到足量的聰明的話來說，你便是個內閣總理。如果你把它們寫起來，那便是個沙士比亞。

丁 不錯；但是誰要做內閣總理或莎士比亞呢？你得謀生啊。

甲 難道我不是在謀生嗎？我現在並不比買這間店時更窮。

丁 但是如果金錢的流出和金錢的流入一樣地快，那麼你便不能積蓄甚麼起來。

甲 我討厭積蓄。它使人性變酸。『如果你行善而不望報恩，那麼你過了許多天後就可以獲得酬報。』

丁 可是你在那許多天裏沒有東西吃，要怎樣生活呢？

甲 我不知道。一個人總會活下去的。不要再發問；讓我們把貸借對照表繼續讀下去吧。

丁 我是爲你的利益說話的。

甲 （憤怒地站起來）這是一個人用以侮辱另一人的最大自由。這件事與你何干？

丁 （站起來面向着他）如果你不爲你自己着想，人家便須爲你着想。這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

甲 啊！真的嗎！這間店是誰開的？

丁 我在這店裏謀生，不對嗎？如果它關門大吉，我怎麼辦呢？

甲 如果你到那個地步，我怎麼辦呢？你可以再找一個職業。是否有人要給我職業，我非常懷疑。（靜下來）這間店現在所賺的錢儘夠維持兩個人的生活，你還不能滿足嗎？（他又坐下去）

丁 不錯；但假使它須維持三個人的生活！

甲 爲甚麼假定起來？它不必，如此而已。

丁 不。如果你和一個陌生人結婚，這裏就是三個人了。有孩子又如何呢？

甲 補救的辦法很簡單。我不結婚。

丁 你不知道。

甲 你也不知道。

丁 我知道的。你會結婚一次；你將結婚兩次。有人會出其不意地捉着你。你是那一類的男人。

甲 如果有個女人出其不意地捉着我，她就得自作自受。她須助理店裏的事務。你便解職滾

蛋。

丁 啊！你真惹人厭煩。（她沮喪地坐下去。）但你無論如何明白我的論點。

甲 不甚麼論點？

丁 就是養一個老婆比僱用一個助手實在更便宜。你知道你不必過着獨身生活的。

甲 如果助手不合適，你可以不要她。你可不能不要老婆啊。

丁 如果人們那麼想，他們就永不會結婚。

甲 一些也不錯。

丁 你在這世界裏得碰碰運氣。

甲 我已經碰過運氣，而且逃出來了。

丁 你在這裏逃不出去。我們這裏不容獨身的男子。

甲 你們這裏不能沒有一間賣什物的商店，也不能沒有一個郵局。當我主持這兩個機關時，

我是佔着一種軍路上的堅固要地的。

丁 罷了，我不喜歡說出來；但是人家開始在說閒話了。

甲 開始！他們甚麼時候停止呢？

丁 啊！跟你說話沒有用處。

甲 完全沒有一點用處。

丁 啊！那麼我要辭職了，預先給你一個月的通告。（她站起來。）

甲 一個月的通告！

丁 不錯，一個月的通告。

甲 一個月的通告，因為我不願和一個談不來話的可笑的村女或目不識丁的寡婦結婚！

丁 老婆的用處並不是談話；跟客人才談話。你已經和我談過很多話。

甲 請你把你自已撇在這段談話之外吧。

丁 啊！好！一個月的通告。

甲 不要再說那句話。澈頭澈尾的胡說。你有甚麼可以埋怨的事呢？你在這裏的生活很富足。

我故意一年比別處多給你十鎊。

丁 爲甚麼？

甲 你說的話甚麼意思，爲甚麼？

丁 你爲甚麼多給我十鎊，不另外雇用別個助手呢？

甲 只有天知道！

丁 （大怒）我今天就走。我此刻馬上要走。你可以不必給我這個月的薪俸。你生活富足的時候你不知道。你很自私。我不怪你的老婆死掉。她是發瘋死的嗎？

甲 （嚴肅地）老實說，她確是發瘋死的。我是那些在婚姻彩票上碰着壞運氣的不幸男人之一。

丁 （懊悔地）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過在說笑。（她又坐下來）如果我知道，我無論如何不會說這些話的。

甲 不要緊。我知道你沒有那個意思。順便說一聲，我說了一句輕率的話使你不快。我並沒有那個意思。我應該正正經經地告訴你說，我比市價多給你十鎊，因爲我重視你在這店裏的工作，希

望用各種方法勸誘你永遠在這裏住下去。

丁 另加十鎊，終身住在這裏做個獨身女人！

甲 不一定如此。如果你願意，你可以結婚。

丁 跟誰結婚？

甲 跟誰結婚？！隨便甚麼人。

丁 村裏隨便甚麼人都配得上我；但是村裏沒有一個人配得上你。是這樣嗎？

甲 不要再發脾氣。

丁 如果我喜歡，我便要發脾氣。如果你知道我幾乎說出三兩句別的話，那麼你或者覺得一個女人一生除了職業和薪俸外，還要求別的東西。

甲 這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們年輕時都在追求一種東西。

丁 那是甚麼，請你說？

甲 煩惱，冒險，困難，憂慮，失望，懷疑，痛苦，危險，死亡。

丁 我不這樣，謝謝你。我所要的僅是一個丈夫及其平常的後果。

甲 一樣的。婚姻是這一切冒險的鄉村方式。

丁 啊！你爲甚麼不抱一種較快樂的人生觀呢？

甲 我已經學會不希望由人生得到太多的東西。這是真快樂的祕訣。因爲我始終遇到合意的意外事情，不遇到淒涼的失望事情了。

丁 那麼，你第二次的婚姻也許會是件合意的意外事情吧，不會嗎？

甲 你說我第二次的婚姻到底是甚麼意思？我只結過一次婚。我的意思是說我結過婚只有一次。

丁 你瞧現在明白了嗎？我的生活既然和你過得慣，那麼這個村裏還有那個男人會適合我？

甲 我的親愛的：男人全都是一樣的。

丁 你的意思是說我跟誰結婚都沒有不同。

甲 我怕不同的地方很少。

丁 女人也全都一樣，對嗎？

甲 (疑惑地) 你說的話甚麼意思？

丁 如果任何人跟誰 (who) 結婚都沒有關係，那麼我跟誰 (who) 結婚都沒有關係，你跟誰 (who) 結婚都沒有關係。

甲 whom (誰) 目的格，) 不是 who (誰) 主格。)

丁 啊！講英語，你此刻並不是在打電話。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沒有關係，那麼你也沒有關係。甲 那麼，你承認你跟誰結婚沒有關係了吧。

丁 不，我不。這是騙人的話。

甲 啊！

丁 不要『啊』我。男人在我看來並不全都一樣。有一些男人——而且也有可愛的好男人——我不要讓他們接近。但是當我在那船上看見你時，我對我自己說，『我可以和他同甘苦。』

甲 不見得。你剛才告訴我說，你當時說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話。我相信你事實上說了一些更

喜悅的話。我是一種頗爲無用的人，所以我吸引了像你這種勃勃有生氣的女人。

丁 當你由你的眼角裏望着我時——雖則你那麼不和人家交際，但你是由你的眼角裏望着一切女人的——你難道不會說『我可以和她同甘苦嗎？』

甲 不。我說，『那女人該死！她不停止她的談話，她要阻礙我的工作。』

丁 我告訴你吧，我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這在你看來也許還沒有像我看來那麼明顯；但如果這件事在我看來很明顯，那麼裏頭一定有點東西；因爲當我看見一樣東西十分明顯時，我是不會錯的。要是我不在這裏的話，我不相信你會買這間店，我不相信你會放棄紳士的地位。

甲 你現在既然提到它，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事。你在過去是生活上的一樁快事。

丁 我也許會是結婚生活上的一樁快事呢，不是嗎？

甲 當心。你也許會發見你在試做的事比你想像的還容易。差不多百分之五的人類是像你這樣的絕對專恣貪得的人，含着一些必須冒萬險去滿足的熱情。其他的人讓他們去隨心所欲地幹，因爲這些人沒有力量和勇氣去抵抗，或因爲那些專恣的人所要求的東西，在繁星的天空和人

類運命的旁邊看起來似乎是無關重要的。我不是一個專恣的人。我不值得跟人家結婚。如果任何女人甘心忍受足量的煩勞，她便能跟我結婚。

丁 那正是我所擔心的。如果我一個月不留心你，我在那個月後也許會發見你已經跟人結了婚。我絕對不冒險。我生來不是要專恣的；我也不比你更喜歡自私驕傲作威作福的人；但我必須得到你，我將要得到你；一切便是如此。

甲 罷了，你現在已經得到我——做你的僱主。你對我有獨立權，如果你不滿足，你可以離開我。

丁 當我不能撫觸你的時候，我怎能滿足？我像奴才那樣給你連續工作了一個月；我做你的老婆以後，還得工作得比現在更辛苦；但我有一些時候要把你，整個的你，擁抱在我的臂間；當我這麼做時，我便要給你想一些比你的所謂繁星的天空更好的東西。你將發見你有好話可以說，也有感官可以滿足。

甲 感官！你不知道你在說甚麼。向你的四週望一望。在這店裏，我有一切能夠滿足感官的東

西：蘋果，玉葱，酸糖粒，胡椒，芥子，暖適的綿被，和熱水壺。由窗間，我的眼睛飽餐着古教堂和市場，這些中古時代的藝匠創造出來的美麗建築物。我的眼睛充滿着曼妙的聲音，由鴿兒的鴿鴿聲，蜂兒的營營聲，至貝多芬和厄爾革（Elgar——英國音樂家——譯者註）在無線電裏的回聲。當我聞不到雨降在乾土上的氣味時，我的鼻子可以飽嗅我們那袋新鮮的刺賢堽爾花（Lavender），我們的值六辨士的特等香水。我的感官沾透着各種的滿足。但是當我飽餐着玉葱和酸糖粒時；當我看厭了中古時代的建築物，情願死而不情願再看一間大教堂時；當我所希求的僅是感官的休息，不要再有感覺時，假使繁星的天空看來還是一種塊塊的石頭和燐火的氣體底無感覺的崩壞——假使人類的運命在他看來除這麼一個惡作劇可憐的動物底最後消失滅亡外沒有較高的希望，那麼我的感官對我將有甚麼用處呢？

丁 我們在這鄉村裏不掛慮這些東西。

甲 你們掛慮這些東西的。我們這裏銷路最好的書是老摩亞的曆書（Old Moore's Almanack）；其次是拿破崙的運命書（Napoleon's Book of Fate）。如果華德老太太不是相

信明年八月七日已被定爲末日，她便不願意把這間店賣給我。

丁 我不相信這些胡說。這一切和你與我有甚麼關係？

甲 你沒有經驗。你不知道。你是容易受肉慾，荒淫，感覺，這些無思想的字眼，及其他一切物質主義者底嚶語所欺騙的人。我不是物質主義者，我是詩人；我知道在你的臂中完全不會滿足我的感官。以僅僅肉體上的感覺而言，你將發見你所期望的肉體接觸既不方便又不像樣。

丁 啊！不要那樣說。你不該讓你自己那樣想。

甲 你該始終讓你自己想到一切的東西。你該想到一切東西的真相，不該想到人家怎樣說。你關於滿足我的感官的轉販來的喋喋之言不過是你底處女的純潔天真。我們將走離感官的世界。我們將在人生殿堂的至聖所裏爲彼此點亮一盞燈；這盞燈將使其網罩透明。那些盲然衝過空間的無目的的的石塊將變成星辰，在它們的區域內發着和諧之聲。我們這無趣味無目的的的鄉村生活將變成一個難抵抗的目的，不變成別樣東西。一種非常的喜悅和一種強烈的愛將抓住我們。它的存在不會比那條使黑夜轉爲無窮的光輝的閃電更長久。在你能把你眼裏的光芒消除了以前，

黑暗將再降臨；但你將看見；從那時以後，你將永遠想到你所看見的東西，不再想到那些在黑暗中步行着的無用的處女所捏造的喋喋口頭禪。我們覺得我們必須互相擁抱，我們將互相擁抱，使我們得到這種不可思議的時刻；當這個時刻來臨的時候，感官的世界便將消失；我們之間將沒有可笑的东西，沒有不舒服的東西，沒有不純潔的東西，唯有純粹的樂園。

丁 好了，我很喜歡你對這件事持了一種佳妙的見解；因為現在我想起來，我真忍不住僅做男人的一塊糖餅。但是你不該希望太奢。

甲 雖則女人有無窮的大膽，但我將來的希望比你想要給我的還要大。如果那些捉住偉人的女人知道她們自己假定的過大，那麼，甚麼偉人有結婚的希望？我相信她們都以爲她們將磨鍊教育她們的丈夫，把他們造成真實的紳士。我不知道你想把我造成甚麼？

丁 我已經把你造成一個高尚的商店老板了，不對嗎？但你不必怕我不賞識你。我要一個想像式的丈夫，不要一個任何女人都拾得到的平凡鄉下人。我將以你爲榮。現在我已經釘住了你，我倒驚歎我自己的膽量。

甲 我也有同感。

丁 老實說，我全不像那樣。有一些超越我的東西驅策我前進。因此我知道一切都會順利。不要怕。我不能像你那樣拿它講了一段好話；但是一切都會順利。我給你這個保證。

甲 很好。跑到教區會堂去；把舉行結婚的預告(the banns)宣布了。告訴收師的太太說，我們今早有一些最上等的西洋野菜。她喜歡吃西洋野菜的。

丁 你確信你對這件事覺得快活嗎？

甲 我不知道我對這件事覺得怎樣。去，去幹叫你幹的事；不要問可笑的問題。

電話的鈴聲響了。她連忙跑去接話。

丁 甚麼號數？……啊，買東西。多謝。……是的，我們今早剛有一些很好的西洋野菜。……多謝，

我們將直接給你送來。啊！還有一些別的事——你在聽電話嗎？……對不住，把你耽擱了；我可以向牧師說話嗎？……是的，頗為重要的事。是關於banns(舉行結婚的預告)……banns……BANNIS

b 代表 beauty (美麗) a 代表 audacity (大膽) 兩個 n 代表 nonsense (胡說) s 代

表 singing (唱歌)……是的, pans……對了……誰是甚麼?……啊!雙方的關係人當然。那麼,這
是——

幕下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作於南洋巽他海峽 (Sunda Strait)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七日譯完